

# 生态语言学视角下文学作品的社会生态书写

——以《唯逝者识布鲁克林》为例

常 远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重庆 402167)\*

**摘要:**托马斯·沃尔夫是美国“迷惘的一代”小说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一生共创作了四篇长篇小说和58篇短篇小说。文章选取了《唯逝者识布鲁克林》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生态语言学理论通过对小说的背景、语言、情节和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来探讨小说的社会生态书写。

**关键词:** 沃尔夫;社会生态;生态语言学;迷惘的一代

**doi:** 10.3969/j.issn.2095-5642.2018.08.100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42(2018)08-0100-05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在追求物质层面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下,人文学科开始出现“生态学转向”<sup>[1]</sup>(ecological turn)，“生态语言学”应运而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生态语言学在视角上拓宽了普通语言学研究,将语言放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试图“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sup>[2]</sup>,并思考语言学研究中的“社会责任”<sup>[3]</sup>(social accountability)。

按照生物对象的分类,生态学可以划分为动物生态学、植物生态学等,除此之外,还有“人类生态学”<sup>[4]3</sup>。对人类生态学的关注,其实也说明生态学领域的“人文转向”。Odum的生态学著作《生态学基础》有一个副标题:“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纽带”<sup>[5]</sup>。所以,现代生态学研究中,更倾向于“把世界看作是‘人一社会一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sup>[6]33</sup>。随着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深入,“生态”一词开始出现泛化趋势,由最初的自然生态系统过渡到包括社会生态系统在内的一切生命可持续系统,并出现了许多针对或包括社会系统的研究成果<sup>[7-8]</sup>。

在生态语言学研究,生态文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采取的多为“话语分析”<sup>[9]</sup>或生态批评<sup>[10-11]</sup>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多为涉及人与自然生态互动关系的作品。从生态语言学角度看,这些作品属于“生态语篇”<sup>[9]</sup>。这些作品中的书写离不开对人自身的思考;而在自然书写中,正是通过书写自然与人的互动来构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从而引发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sup>[6]34</sup>这一生态哲学命题。

而现代生态本身包含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方面的研究同样重要。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强调个体间的“相互依存”(mutual interdependence)<sup>[12]23</sup>,研究对象是“使社区成员间相互理解的联系方式和类型”(ibid.)。Ostrom认为,“社会生态由多个下级系统构成,每个下级系统又由多个有机体组成。”<sup>[13]</sup>在生态语言学研究,这个“下级系统”的“有机体”是社会中的个人,所以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研究这些个人之间相互影响和交流等的关联方式。

所以,有必要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生态书写;它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作品的社会背景,尤其是人与

\* 收稿日期:2018-04-24

基金项目:2016年度重庆市教育规划课题“基于‘一带一路’人才需求的大学英语教育研究”(2016-GX-164);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2017校级教改项目“英汉对比在我校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YJ1707)

作者简介:常远(1986—),男,山西长治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生态语言学及英语教学。

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状况。分析作品中的社会生态书写,是了解社会生态真实状况的重要手段。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托马斯·沃尔夫的短篇小说《唯逝者识布鲁克林》,来解读当时美国的社会生态。

## 一、创作背景

沃尔夫出生于1900年,他的创作生涯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虽然参战较晚,但这场战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sup>[14]</sup>虽然此时的美国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社会也繁荣发展,但是在这物质方面的繁荣中却隐含着人们在精神层面的危机和迷惘。

这个时代的美国小说家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其中包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等文豪。他们的作品的主题看似各异,写爱情、社会、战争的都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迷惘”。这种迷惘体现在人物精神层面:价值观、人生观的缺失,这才是“迷惘”的真谛。

沃尔夫作为“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一员,他的作品中也体现了这种精神层面的空虚。《唯逝者识布鲁克林》这篇短篇小说中,“迷惘”也是一个核心思想。这种“迷惘”在语言和人物上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福克纳曾经这样评价沃尔夫:“在我们同时代的作家群中,我当首推沃尔夫……他情愿抛弃文体、连贯性和一切有关准确的规则,竭力将人类的心灵轨迹绘于一枚针头之上。”<sup>[15]</sup>事实正是如此,《唯逝者识布鲁克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小说抛弃了文体约束、语法规则和连贯性等写作中基本的东西,虽然看上去章无定法、缺乏情节,但他运用了朴实的语言并用这种语言上的出色把控制力给人以强大的力量和神奇的魅力。小说用口语写出,没有华丽的用词,有些地方甚至根本不符合语法规则;人物不多、关系不复杂,只有在车站随意选取的四个人,而主要人物也只有“我”和“big guy”(大块头)两个;情节极其单一,就是在车站里几个人的对话以及自己和大块头的交谈。所以,初读小说时,人们会形成简单、朴实的初步印象,但细细品味我们就会感到,这种形式的简单里其实蕴藏着社会生态的深层结构。

## 二、小说内涵解读(包括语言、结构等等)

### (一)语言简单却内在复杂

初读这篇小说时,外国读者会感觉有些吃力。这是因为小说是采用口语化的、非标准的英语写成的。小说中大量出现的 duh(代表 the)、t'roo(代表 through)、deh(代表 there)、以及 yuh(代表 you)等等单词都说明,在语言形式上,小说没有采用单词的标准拼法,而是根据人们在口语中那些单词的实际读音拼写出来的。所以,这篇小说中大部分单词的拼写形式仅仅是一种记音形式。而且,文章中也有不符合规范的地方,最典型的例子要数“I says”,据笔者统计,小说中共出现了44处“I says”,不恰当的双重否定 ain't no 等“语法错误”也是随处可见;此外,大量的俚语如 G'wan(牙买加口音,含义为“go away”)等也有很多。这样非正式的语言一般是社会底层人、大多数人使用的。这些按照常理,在正式写作中是绝不能出现的,而作者有意而为之正是体现了他在创作中宁愿舍弃语言形式而追求内在的创作特点。就本篇小说而言,人物用这样的语言对话、第一人称用这样的语言进行叙述,不仅是作者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一位小说家所采取的语言上的简约主义和口语化的表现,作者故意用这样的语言,更是为了表明小说中的人物是在车站偶尔相聚的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代表的是布鲁克林的基层大众,暗示着作者的人物选择是未经过思考的、并能代表社会上大多数公民的人,这些小人物的言行、举止体现了社会的现状和民风。所以,这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以小见大,让读者见微知著。

沃尔夫善于运用语言,尤其是准确而生动的对白。<sup>[16]</sup>沃尔夫在创作中使用的语言极其朴实、简单,并没有特别华丽的用词、也没用特别复杂的句式。故事的发展也是由一连串不间断的对话推动的。这种不加雕琢的语言风格显得特别自然。这种自然与文章主题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作者写布鲁克林的街道交错复杂只是表面、社会普遍价值观才是根本。这些普通的对白构成了小说的素材体系,而作者通过敏锐的眼光充分挖掘了这个琐碎的素材体系、抒发了自己对社会灵魂深处的思考。所以说,小说中语言的风格与体系是相辅

相成、息息相关的。

## (二)情节简单却内涵丰富

小说的第一段只有一句话,这句话也为全篇定下基调:在世的人没有谁能在有生之年了解布鲁克林区。那么问题来了:了解布鲁克林区的什么?哪一方面?其实,这一段有这样的交代:it'd take a guy a lifetime just to find his way aroun' duh goddam town<sup>[17]132</sup>(要想在这里认清路不走丢,需要一个人花一生时间)。字面上看,这里说的是布鲁克林区的地理方面,即大区的街道情况;而随着故事的发展不难发现,地理方面只是表层、更主要的还有社会生态方面。作者在后面通过人物对白刻画出的人物性格特点反映了民风和社会上人们的普遍心态。

在小说开头,几个人物相聚是在车站。这时,有个大块头过来问路,“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是最简单、正常不过的反应;然而,这时有个人过来指责“我”说这样走并不妥当。面对这样的指责,“我”立刻勃然大怒,并且“要不是这时我的车来了,我一定胖揍他一顿”(my train was comin', or I'da smacked him den and dere<sup>[17]134</sup>);在分手时,还不忘咒骂对方:“下次见面我希望是在你的坟墓前”(but I'll be seein' yuh some-time, I hope, out in duh cemetery<sup>[17]134</sup>)。这两个人物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却发生了如此激烈的争吵,原因其实很简单,仅仅是因为对方与自己意见不合(He got me sore because he was so wise about it.)。

在下文的对白中,人物说到了有关游泳和遇见有人落水是否施救的话题。“我”说见到有人落水则一定会施救,而随着对话的深入,“我”却说见到过一些人落水并溺死。这也暗示着“我”看到有人落水却并没有施救这一层含义。而落水者最终溺死,说明岸上的人和“我”一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此外,到了后面,大块头下车时,“我”在不是自己目的地的站台下了车,这时对方并没有到达目的地,“我”却没有提供更多的帮助,仅仅说了“再见”和“想开点”(“Well, so long, chief,” I says. “Take it easy, now.”<sup>[17]137</sup>)。这些描写都显示出“我”的两面派作风:看似热心,却没有把迷路的人带到目的地;嘴上口口声声说不会见死不救,实则见过多人溺水而亡。作者的这些安排都体现了“我”的虚伪,这种虚伪并不是仅仅是“我”的特性,更是全社会人的特性:在车站的争吵中,那个素不相识的人也说了让“我”难堪的话;有人溺水而亡也不仅仅因为“我”一人没有施救。所以,这种虚伪正是当时美国社会价值观缺失的一种体现。这里体现了当时布鲁克林人的普遍的价值观,这属于人文层面。

再来看那位拿着地图想要了解布鲁克林的“大块头”。按照常理,人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么是探亲访友,要么就是旅游,而在对话中,“我”问道他为什么来到这里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我来这里没干什么,找了点地方喝了点酒,但大多数时间里我就是随便逛逛。”(“nuttin' much. I just walked aroun'. I went into a coupla places an' had a drink,” he says, “but most of the time I just walked aroun'.”<sup>[17]135</sup>)后面的对话也显示了这位大块头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的目的,比如他说在红钩区看人打架、装船。说完之后,突然他问“我说“会不会游泳”。可以看出,这位大块头作为一个身在旅途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虽然他想要到一个十字路口,但是其实却并没有什么目的。一个人毫无目的地到了一个地方,他想要寻找什么?这个目标是缺失的。所以这个人是孤独的。正是因为他孤独,所以要出来寻找;也正是因为孤独,所以并不清楚自己的找寻的目标。所以,小说中的人物体现了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缺失,体现了“迷惘”的真谛。

## (三)结构简单却首尾呼应

本篇小说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结构上的首尾呼应。一般来说,首尾呼应是在散文写作中表现主题的一大重要手段,而对于小说,主题是“通过小说的情节、细节和人物形象反映出来的思想和情感。”<sup>[18]</sup>主题一般来说是通过描写让读者自己去感悟的、很少有小说使用这种散文写作的方法来使主题得到强调。而本篇小说中,第一段作者写道“世间很少有人能够了解布鲁克林”(Dere's no guy livin' dat knows Brooklyn t'roo an' t'roo<sup>[17]132</sup>),这句话字面上是题目的另一种表述,同时也是接下来的内容的一个概括。到了结尾,作者写道“人们需要花一辈子时间去真正了解布鲁克林”(It'd take a guy a lifetime to know Brooklyn t'roo an' t'roo.<sup>[17]137</sup>)。这句话呼应小说开头,同时对文章作了一个很好的结尾:“我”是布鲁克林人,但是却无法为外来人指路;大块头虽然有张详细的地图,而且身在布鲁克林,但也没办法找到一个普通的十字路口。而纵观

全文,布鲁克林是“我”生活的地方,是“我”的“家”,而在自己的家中,“我”却仍然感觉到迷惘、无法为别人清楚地指路;而对于拿着地图的大块头,布鲁克林是他的目标,孤身在外却不知所为何事,有张地图却仍然无法找到自己的目的地,所以他没有“家”、只得身心继续漂泊流浪。对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而言,布鲁克林不仅仅是目的、是家,更是归宿的象征,而他们的流浪和迷惘也正说明了当时美国人在人生目标上的缺失和迷惘。

### 三、创作手法分析

#### (一)自相矛盾、辩证统一

沃尔夫“善于通过对比的手法,设置矛盾点来润色作品。”<sup>[19]</sup>矛盾是客观存在于世界中的,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世间万物也是如此。沃尔夫在小说中充分利用了这一哲学原理,矛盾无处不在。首先,“我”在刚遇到需要帮助的大块头是曾说自己本地人,他认识布鲁克林,而后面面对大块头的需要却无能为力,说明“我”其实并不了解布鲁克林。其次,在与大块头交谈的过程中,“我”说见到有人落水一定会施救,然而在看到有人落水时,自己却并没有采取行动而导致落水者溺亡。这里充分体现了“我”和布鲁克林人的普遍状态:在自己的印象中,自己是积极的;而实际上,自己却并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以“我”为代表的布鲁克林人口口声声宣称自己的正面形象,实际却恰恰相反。那些落水者在刚落水时或许心存希望,但是只有溺亡之后才真正了解了布鲁克林。这就是小说矛盾的主要内容。作者不仅仅是批评了人们的普遍心态,更主要的是,他通过矛盾体现出当时美国社会的人们价值观的缺陷。

#### (二)盆中藏月、以小见大

上文中提到,小说中的人物是几个普通的美国人。这些人在语言、行为等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而且小说中人物的对话都是很随意的口语体。这些方面都说明,小说中的人物体现了美国最基层、最大众的社会现实。对于小说中的“我”,布鲁克林是“家”,自己却感到陌生;对于这些基层的人而言,布鲁克林是他们生活工作的地方,是他们的家园,而就是对于这些人而言,这个最应该为他们所熟识的家园却是陌生的。那位拿着地图的大块头是外地人,他拿着地图来到布鲁克林,这张地图给过他帮助,但此时虽身在布鲁克林却找不到一个十字路口。布鲁克林对于不论是以“我”为代表的本地人还是以“大块头”为代表的外地人,都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小说中布鲁克林象征着“家”和“归宿”,而当时的美国人则是出于迷茫的状态,找不到自己的归宿的。所以说,正如小说开头所说的那样,活着的人没有谁能够了解布鲁克林。这句话影射了美国社会人的普遍现象——没有归宿,所以唯有逝者才了解布鲁克林、唯有逝者才有真正的归宿。

### 四、结语

好的作品应该耐人寻味、耐人思考,情节并不需要有多么惊心动魄、有时可以是平淡如水的,而这种平淡中却蕴含着可以翻江倒海的力量。本文正是如此,情节单一、人物关系也不复杂,却将深刻事理蕴涵在平淡之中。对于这篇小说,它的认知意义有二:一是社会;二是人生。作者的写作看似简单,却涉及了布鲁克林人的价值观、普遍心态,这是社会层面的东西;而同时,与沃尔夫的多数小说的主题一样,这篇小说体现了“回家”的主题——表面看似写布鲁克林,其实真实的意象却是“家”。文中通过描写“我”的似是而非和大块头的流浪,说明了布鲁克林其实是家、是归宿,活着的人一辈子只能是在回家的路上、在寻找归宿的路上,唯有死者才有真正的归宿。这是小说人生层面上的东西。作为迷惘的一代,沃尔夫的这篇小说中写出了一种孤独,它一方面批判了社会中的人性现实、反映了民风;另一方面反映了一战之后美国的危机——青年一代道德信仰的沦丧与精神世界的坍塌。小说中的要素看似简单,其实它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相互交织形成一张大网,这个大网覆盖了当时美国社会的精神层面,表达了作者在公民精神上、社会范围内进行重建的强烈愿望。

## 参考文献:

- [1] STIBBE A. Ecolinguistics and globalization [A]. 2012. In N. Coupland (ed.).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C].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01:406—425.
- [2] 黄国文,陈昉. 作为新兴学科的生态语言学[J]. 中国外语, 2017(5):38—46.
- [3] 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研究与语言研究者的社会责任[J]. 暨南学报, 2016(6):10—14.
- [4] 牛翠娟,娄安如,孙儒泳,李庆芬. 基础生态学(第2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5] ODUM E. *Ecology: the link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ition) [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5.
- [6] 余谋昌. 生态哲学[M].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7] 赵蕊华,黄国文. 生态语言学研究与和谐话语分析——黄国文教授访谈录[J]. 当代外语研究, 2017(4):15—18+25.
- [8] 何伟,魏榕. 国际生态话语之及物性分析模式构建[M]. 现代外语, 2017(5):597—607+729.
- [9] 黄国文,陈昉. 自然诗歌的生态话语分析——以狄金森的《一只小鸟沿小径走来》为例[J]. 外国语文, 2017(2):61—66.
- [10] STIBBE A. Haiku and beyond: language, ecology, and reconnection with the natural world[J]. *Anthrozoos: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of the Interaction of People and Animals*, 2007(2):101—112.
- [11] 王育烽.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美国现当代文学[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 [12] BOOKCHIN M. *The ecology of freedom: the emergence and dissolution of hierarchy*[M]. Palo Alto: Cheshire Books, 1982.
- [13] OSTROM E.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Science* 2009, 325: 419—422.
- [14] 陈丽. 迷惘的一代[J]. 外国文学 2009(6):50—55.
- [15] 王兰明,赵淑文,李峥嵘,等. 托马斯·沃尔夫短篇小说创作风格[J].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09(8):48—50.
- [16] 孙英杰. 谈托马斯·沃尔夫作品的语言风格[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1(2):43.
- [17] WOLFE T. *Only the dead know brooklyn*[A]. In M. Crane (ed.) *50 Great Short Stories*. New York: New York, Bantam Dell, 1959.
- [18] 陈洪涛. 浅谈小说主题[J]. 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1(9):3.
- [19] 王兰明. 中国“托马斯·沃尔夫研究”现状述评[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70—76.

### The Social Ecological Writing in Short Stories from an Eco—linguistic Perspective:

#### Based on *Only the Dead Know Brooklyn*

CHANG Yuan

(City College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2167, China)

**Abstract:** Thomas Wolfe, who stands out in "The Lost Generation", has written a total of four novels and 58 short stories. This paper, based on *Only the Dead Know Brooklyn*, combined with eco—linguistics,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language features, plot, and structure,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social ecological writing of short stories.

**Key words:** Thomas Wolfe; social ecology; eco—linguistics; the Lost Generation

(责任编辑:赵华 责任校对:罗布)